



## 杨同学

□一朵

当青春逝去以后,总会让我们更加怀念青春,青涩年华中那些令人难忘的情景,像永不褪色的风景,在岁月的寂静中吐纳芳华。

记忆中,总有几只肥硕的老鼠,时不时地溜出洞来,在低矮的灌木树干上“走钢丝”、“荡秋千”。这一幕有趣的画面,是我中学时代教室窗外的情景,在这二十多年的时光里,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学校建造在小山坡旁。我们的教室窗外,是依山而造的学生食堂。食堂里的剩饭剩菜虽然不是很丰盛,却无意中豢养出了一群硕鼠。在我们晨读的时候,在我们上课的时候,甚至在我们课间休息看窗外的时候,老鼠们总会偷偷地溜出来,在细细的树枝上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。

当年的我们,正是年少天真贪玩的年龄,已经懂得掌控自己的注意力,但意志却总是不那么坚决。老鼠们一出来,我们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转向窗外,时不时地瞟上一眼。老鼠肥胖而笨拙,从鼠洞里探头探脑地观察一番,然后慢吞吞地爬上矮矮的灌木枝。一开始明明是趴在细树枝上“走钢丝”的,一不留神身体失衡倒挂下来,变成了“荡秋千”,憨态万分。每当这一幕“惊险”的画面出现,坐在窗边的同学顷刻间会爆发出一声惊呼或一阵窃窃的笑声。

接着,便是老师严厉的批评。

都是青春初期的孩子,女同学脸皮薄,老师怕伤了女孩子的自尊心,所以,我们这些女生很少挨批评。但男孩子皮实,被老师说几句也不会感到难为情,所以,老师总是抓男同学来“杀鸡骇猴”。

这时候,杨同学总是最倒霉的那个。因为他爱笑爱闹成绩不赖老师同学都喜欢,而且他就坐在窗边。每次老师点到他的名字,杨同学一边被老师罚站,一边还会克制不住地笑得东倒西歪,以致于再次引起我们的哄堂大笑。还有时候,他站着站着又会被窗外的老鼠逗得“啊”一声惊呼,然后又兀自“吃吃”地笑,于是,同学们也跟着“吃吃”地窃笑。

时光流逝,这一幕幕年少时的画面,都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岁月光影。

今年八月,通过一些热心同学的组织筹备,我们召开了阔别已久、期盼已久的中学同学会。

再相逢时,曾经的腼腆少女,都已经韶华黯然;曾经的轻狂少年,也都已经大腹便便。同学们天南海北地赶来,欢聚一堂。杯盏交错中,却发现唯独缺少了杨同学一人。在同学们沉默的表情中,我终于获悉,他由于罹患重疾已于两年前离开了人世。

这一个惊天消息令我惊愕的同时,心里痛惜不已。

想起同坐窗边的日子,杨同学开朗、豁达、热情的个性,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他总是在同学们解不出几何题目的时候,一边说着发呆的那个人“蠢死了”,一边画一张几何图扔向他;有同学八百米跑不及格被体育老师罚跑的时候,他总会跟在那个“倒霉鬼”身边喊着“加油加油!”似乎恨不得拖着 he 往前冲。我上课头转向窗外偷看“老鼠荡秋千”被老师目光盯紧的时候,他会从后面伸出腿来踢我的凳脚,提醒我“你要倒霉了”。

少年明朗阳光的样子,我一直记得,而且深深地烙在脑海里。我们谁也从不曾预想过,他热烈的生命会遭遇病魔,盛开的年华竟然戛然而止。

往事历历在目,斯人已逝,言犹在耳。看着集体照中那个缺失的头像,我的心忍不住剧烈地疼痛起来。

## 那时的“六一”

□孙美芬

每个人都有个童年,曾经甜蜜也好苦涩也罢,经过岁月的沉淀都会如陈酿般醇厚,令人陶醉。

记得那年我十一岁,还是个在孙家境村的老祠堂里读四年级的小女孩。那时读书倒是很轻松的,放学后也几乎没什么家庭作业,只是回到家里总有做不完的事,诸如纺棉纱、割猪草、压麦秆辫子之类。当时整个村子里都没有一台电视机,一个月看不了两场散场电影,娱乐活动少得可怜,上半年最盼望的无非是过“六一”儿童节了。设立在孙家境祠堂里的学校是全公社的中心小学,叫龙南公社同心小学,全公社的小学生每年的“六一”都集中在这里过。我真羡慕那些外村来的同学们,可以趁此机会到外面玩。没想到的是,这一年的“六一节”居然是个例外,让我如愿以偿了,因为老师说,今年的“六一”要到沙河大队新建的大会堂去过,这真的让我喜出望外。

知道消息以后,我兴奋了好几天。从没单独出过远门的,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到外面放飞自我了,当然我还有那么点隐秘的小心思:沙河离家有六里路,看来是要在那里吃中饭的,毕竟不好带饭出门吧?那么,这次无论如何总得让父母给我两角了。于是,在家说起此事,提了要求,不想母亲面孔一板:“买饼干?说得轻巧,到你沙河头阿姨家里去吃不是好了。”我的心凉了大半截,母亲有两个妹妹,一个就在沙河呢,我是知道的,也大概认得方向,但要让父母买糕食,这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,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,于是我马上说:“我一个人从来没去过,认不得路,万一找不到呢,你们总不能让我饿肚皮吧?”说着,我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父亲。知女莫若父,父亲哪里会不知道我的小心九九呢,倒也没说破,只是向我眨了眨眼睛,看到父亲给我打的暗号,我会意地笑了,母亲朝父亲拉下了脸:“都是你惯坏的。”

当天早上我起得很早,拿着父亲给的粮票和两角钞票到小店里买了二两半的动物饼干,按捺不住兴奋之情先吃了一头“牛”,果然如记忆中的香甜可口,真想再吃一头“猪”,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继续吃下去,万一真的找不到阿姨家咋办呀?我把饼干分装在两个裤袋里,时不时摸一摸,生怕它们会跑了似的。这天的天气似乎也比平时好,阳光明媚,碧空万里,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,走路一跃一跳的,以致于同学们看我的眼光都怪怪的。

那天台上演的是《红灯记》还是《沙家浜》的选段,同学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都已经忘了,只记得我一边看演出,一边隔一会儿吃一个饼干,简直吃得乐不思蜀欲罢不能。演出没结束,竟把饼干吃了个八九不离十,摸了下只剩下袋底几个了,数了数,只有十来个了,才不太情愿地住了手。

中午吃饭的时候,我按照原计划走到阿姨家里去,结果在桥头碰上了正等着我的表弟和表妹。表弟一见到我,就从骑着自行车赶热闹场卖棒冰的人那里买了三根棒冰,每人一根,我忙把余下的饼干都分给了他们。

父亲晚年住在我家,我每每给父亲理发的时候,都会说起这事,父亲笑着说:“你是小囡,你一出生,家里的条件慢慢好起来了,你姐你哥小时候更苦呢。”

是的,可怜天下父母心,谁不想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,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生活呢?